



流年碎影

原来,我们怀念的不只是烟火味,更多的是那段被火光温柔包裹的旧时光。

心香一瓣

门前墨香暖

□于和风

2月2日,一银行门前几张桌子一字排开,红宣铺展,一群书法家正悬腕运笔,狼毫蘸金,一起一落间,马年的吉庆顺着纸纹,洒进了这座小城的肌理。

春联之俗,源于古代“桃符”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载,古人以桃木版书神名,悬于门户御邪崇;至五代后蜀主孟昶写下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,红纸墨字渐成新春主角,祈福之意也深植人心。千年流转,这一风雅之事,竟在一门庭前,被一群民间书法家接续得鲜活生动。

围观者中,茶社老板盯着一张斗方红纸看得入神。纸上并未写寻常联语,而是以苍劲笔力先书一“马”字,再将“福”“钱”二字巧妙嵌笔画之间,一上一下,骨肉相连。“妙极!”茶社老板笑道,“不只是‘马上有福’,更是把‘钱’藏进了马身里,一笔字藏着两样年景盼头,这书法的巧思,比茶里的回甘还耐品!”

晏殊宦游江淮,见友人策马春野,吟“马踏春泥半是花”,动感与诗境共生;解缙幼岁巧对,以“门外将军骑马”应“屋里姑娘绣花”,工巧中见童心,恰契春联对仗之妙。眼前水乡书家,笔含灵秀,字藏情味;既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昂扬,亦有“门迎百福户纳祥”的温厚,字字从烟火里生,句句是生活的祝愿。

“爷爷,写个倒福!”一个扎羊角辫的少女踮脚喊道。书法家笑应,提笔反转,一个圆融的“福”字便倒悬纸上。“福倒”即“福到”,这流传数代的谐音之趣,始终是中国人年节里最直白也是最深情的寄托。银行一职员含笑接过,轻贴于营业厅玻璃门上,愿每一个推门而入的人,都能与福气撞个满怀。

笔墨暂歇时,一位熟识的老商户摩挲着一枚马纹古钱走上前:“大师,这传下来的‘马钱’,能替我写进春联里吗?”书法家略一沉吟,挥毫成就:“马驮富贵春入户,钱引吉祥福临门。”这“马钱”原是宋代压胜之物,在老商户的营生里,早已褪去旧时辟邪的本意,化作“马驮财来”的经营祈愿。我忽然觉得,“马年纳福”四字最为贴切——马上有福,福中藏财,这“福”里,既有银行所护佑的安稳,也有市井巷陌蒸腾的暖意。

这份暖意未散,花园小区的张老师捧着网购的大红宣纸,笑着挤到案前:“仰老师,盼您这字很久了!”仰老师颌首,凝神提气,笔走龙蛇,一副对联转瞬跃然纸上:上联:骏马奔腾开景运,下联:春风浩荡启新程,横批:吉祥如意。“春风”是春联的灵魂,既携水乡温煦,亦载新年希冀。“春风浩荡”对“骏马奔腾”,一刚一柔、一奔放一和煦,既彰显马年奋进之势,亦包含岁月顺遂之期,新岁祈愿尽融笔墨。

日头偏西,人们手捧墨迹未干的红联,笑容被春意染得绯红……

那些运笔的顷刻,不仅是祝福的书写,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接续。古人的桃符、诗家的对联、百姓的谐音祈愿,都在这些手写春联中苏醒,安住于这座县城的烟火深处。这个马年的春天,便也多了几分笔墨的香气、人情的温度。

这份温度,藏于银行门前的红宣之上,系于书法家沉稳的腕底。在追求效率的时代,他们仍愿以一笔一画的“慢”,为陌生人书写对岁月的诚挚祈愿。此时门前的红联摊前,墨迹未干,暖意未散。倘若你路过这里,不妨驻足片刻,那纸上的湿润墨痕,正是我们共同寻觅的、未曾干涸的春秋。

烟火里的旧时光

□庄素娟

小时候,每到秋冬季节,父母早早就为过年蒸馒头、炸团子烧的柴火作准备了。

秋天,收完田里的稻头,母亲先把高挺如林的稻头秸砍回来晒,再带着我们到田里刨稻疙瘩。母亲用草抓子吭哧吭哧地刨,我和姐姐跟在后面,将那紧裹着油泥的稻疙瘩拿到钉耙上狠狠地敲打。一下,两下,三下,四下……在橘红色的晚霞映衬下,我们在欢声笑语中,你推我拉地将稻疙瘩带回家。

天气晴好时,母亲把稻疙瘩摊晒在大场上,等晒到每个稻疙瘩的根须看上去油光溜亮的,就像外公的胡须,点烟时一不小心火花“咪溜”一下就能点着,就算晒好了。

母亲说这个稻疙瘩留着过年炸团子时烧最漂亮,点着了放在锅底下,火头不大不小,灰烬也不多。炸团子、藕饼时放几个稻疙瘩在灶膛里,烧着了像一个个金疙瘩拉长的一根根金丝,甚是喜庆。

俗话说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后的某个周末,在城里工作的父亲,骑着自行车回来准备过年蒸馒头烧的柴火。

早饭后,父亲从床下面拉出那个从不让我们触碰的“百宝箱”,我们姐弟几人立马围上去伸长脖颈。只见父亲从箱子里拿出一把木柄推拉锯,又把一个黑乎乎、油滋滋、半圆形上带着一根细长铁管的玩意拿出来,“当啷当啷”变魔术似的又从箱底翻出一把锉刀,用大拇指按压那玩意底部,滴几滴油在锈迹斑斑的锯齿上,再用锉刀在锯齿上来回打磨几下,然后拿出一块乌漆麻黑的老粗布擦拭锯条,瞬间,那把具有年代感的推拉锯,一下子就焕发出青春活力。

父亲找来一根长麻绳,将麻绳的一头系在推拉锯柄上,另一头拴在自己的腰上,又把常年伫立在门后的那把竹梯子扛出来。父亲像玩杂技似的,肩上扛着梯子,手里提着锯子,肩膀上缠绕着那根长麻绳,大吼一声“走,跟上”。呼啦啦,我们姐弟几人你跑我赶地跟在父亲身后。

每年年前,父亲都会爬上那棵参天耸立的大楝树,给它修剪枝叶,父亲总是把那些旁逸斜出的枝叶修剪掉,只留下那笔直向上的树干。

年轻时的父亲对我们姐弟几个没有体贴华丽的语言,却在潜移默化中,以特有的方式、巨大的力量,时刻影响着,改变着我们。他就像那棵大楝树,从不会说那些歪门“斜”道的话,总是直来直去。

好多时候,我似乎有点怕父亲。不过,只要到了过年蒸馒头、炸团子时,我就没那么胆怯了。

每年过年蒸馒头时,父亲都当火夫。他会早早地把那些修剪下来晒干后捆扎好的小树枝,一捆一捆地提到锅门后,再备些软草留点火。只等母亲一声令下:烧火。父亲便抓起一把软草放到灶膛口,“吡”的一声火柴点燃了,然后迅速点着那把软草。接着,父亲将蓄势待发的干柴放进灶膛,不一会儿,灶膛里便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,那是柴火的烟语,似向人们诉说着它的热情与生命,使人们沉醉在温馨的气氛中。

蒸馒头那天,从早到晚我家锅屋上空一直炊烟袅袅,屋前氤氲着刚出笼的馒头香气,整个村庄都被香喷喷的馒头味笼罩着,处处透着浓浓的年味。

更诱人的,是馒头蒸到最后,父亲会摸几个山羊放进灶膛里,待馒头蒸好时灶膛里的山羊刚好也烤熟了。父亲用火钳夹出烤熟的山羊,像炭一样黢黑,看着不喜人,可只要轻轻掰开一小块,顿时,烤山羊的香味就像一股暖流,滑过舌尖,浸润心田。它口感软糯,香甜可口。不一会儿,我们姐弟几人嘴上手上全都黑乎乎一片。那一刻,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像夏日的阳光,温暖而炽热,他的眼神深邃如海,既有波澜壮阔,又有无尽的耐心和包容。

后来,我们随父亲进了城。年岁渐长中,尝遍百味,却再也尝不到小时候的味道。原来,我们怀念的不只是烟火味,更多的是那段被火光温柔包裹的旧时光。

灯下漫笔

把这句谚语写在每片羽毛般的雪上,写在麋鹿踩出的冰裂纹间,写在每一声清越的鹤唳里,也写在每一个仰望天空、脚踏滩涂的人心里。

岁岁丰年

□樊春华

大寒瑞雪覆滩涂,鹤舞长空万顷白。1月20日凌晨,风从黄海溯流而上,带着咸腥的潮气,一路拍击荷兰风车的巨翼,最后在大丰区悄悄停下。它先屏住呼吸,继而抖落一身羽毛——下雪了。

不是江南的细碎,也不似塞北的狂躁,大丰的雪像麋鹿的绒毛,像丹顶鹤的翅白,一寸寸覆在万亩滩涂,替大地加盖锦被。滩涂的褐色褶皱被抚平,潮沟被银线悄悄缝合。忽听“呦呦……”声,一群麋鹿踏雪而来,角挂冰凌,像移动的水晶吊灯。它们奔跑,蹄下溅起的不是泥,而是碎玉;它们停步,集体回头,黑眸里盛着同一场雪,也盛着千年的海水与芦苇。

丹顶鹤倏然掠过,红颜如初凝朱砂,白羽似晨露雪脂;双翅一展,天空像被轻轻划开一道缝隙,让更高处的天光倾泻而下。它们落在雪里,踩出一行行五言绝句。我屏住呼吸,听它们引吭“瑞——雪——兆——丰——年”,“年”字拖得极长,像从黄海直到范公堤外那条走不完的潮汐线。

街角,卖鸡蛋饼的阿姨把大铁锅拍得咣咣响,白汽与雪汽纠缠;水产摊前,银亮的鲳鱼排成雁阵,鱼鳞映雪,一闪一闪,仿佛把整片滩涂的星星搬来这里;卖灶糖的大叔切开一块琥珀色的糖,“咔嚓”一声,脆得像踩断冰凌。“吃了灶糖,嘴甜一年。”少年接过,与雪花一起送进嘴里……

未至晌午,雪停。风电场的长臂缓缓旋转,替天空搅拌奶油;港区的龙门吊披着雪氅,仍搬运五洲的集装箱;更远处的盐场,一方方盐田像打翻的砚台,雪水与卤水交融,析出第一粒白花花的盐,那是大地写给来年的第一行诗,也是大丰人藏在口袋里的第一份年味。

孩子堆起小小的“麋鹿”,用两颗桂圆做眼睛,插两根芦苇当角;店家把红灯笼挂出门楣,灯笼底端积了雪,像盛着一兜碎玉。我忽然明白:大丰的冬不是冷,而是一种“让”,让雪把滩涂抚平,让鹿把远古驮回,让鹤把天空擦亮,让人把心跳放慢。它借一场白,替你擦掉旧辙,让下一行脚印自己起笔。

最早出发的大丰融媒体中心,踩着薄雪出门的时候街灯尚亮着。要问鹿鸣与鹤唳在哪里?就在被升格发表的“江苏新闻”视频号里,也在读者翻动的指尖上。

气象部门说,本轮降雪大丰区雨雪量8.6毫米,居全市之首。

瑞雪兆丰年。

把这句谚语写在每片羽毛般的雪上,写在麋鹿踩出的冰裂纹间,写在每一声清越的鹤唳里,也写在每一个仰望天空、脚踏滩涂的人心里。

雪会化,鹿会跑,鹤会飞。那场雪在大地的扉页上,提前写下结语——

此地大美,岁岁丰年。